

雜

字

目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CHAO TZU YUEH
 By LAO SHIH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趙子曰（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老舍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沙市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第一

1

鐘鼓樓後面有好幾家公寓。其中的一家，字號是天台。天台公寓門外的兩扇三尺見長，九寸五見寬，賊亮賊亮的黃銅招牌，刻着：「專租學員，包辦伙食。」

從事實上說，天台公寓的生意并不被這兩面招牌限制住：專租學員嗎？遇有空房子的時候，不論那界人士也和學生們同樣被歡迎。包辦伙食？客人們除非嫌自己身體太胖

而想減食去肉的，誰也不甘心吃公寓的包飯；雖然飯費與房租是同時交櫃的。

天台公寓的生意也并不因為不履行招牌上所說的而減少；唯其不純粹招待學生，學生纔來得更踴躍，唯其飯食不良，住客們纔能享受在別個公寓所享不到的利益。例如，拿兩件小事說：客人要叉麻雀，公寓的老板就能請出一兩位似玉如花的大姑娘來作陪。客人們要喝酒，老板就能供給從京北用豬尿胞運來的，真正，原封，漏稅的「燒刀子」。

天台公寓住着有三十上下位客人，雖然只有二十間客房，因為有兩位客人住一間的，而沒有一位住兩間的。這二十間客房既不在一個院子裏，也不是分作三個院子，折衷的說，是截作兩個院子；往新穎一點說，是分爲內外兩部。兩部之中隔着一段粉板牆，上面彩畫着一些人物鬼狐。有人說畫的是聊齋誌異上的故事，不幸，還沒遇見一位敢斷定到底畫的是聊齋上那一段。

內外兩部的結構大大的不相同：外部是整整齊齊的三合房，北，南，西房各五間，內部

是兩間北房，三間西房，（以上共二十間客房。）和三間半南房是堆房，櫃房，廚房和廁所。公寓老板常對有考古癖的客人們說：『在公寓開張以前，這本來是兩家的房子，中間隔着一堵碎磚砌的界牆。現在那段粉板牆便是界牆的舊址。』此外，他還常含着淚說：『拆那堵界牆的時候，從牆基發現了一尊小銅菩薩。他把那尊菩薩賣了三塊洋錢。後來經別人一轉手賣給一個美國人，竟自賣了六百塊大洋……』到如今那羣有考古癖的人們，想起來就替公寓老板傷心，可是很少有追問那尊小菩薩到底是那一朝代的。

因為有這樣的結構，所以客人們管外部叫『紫禁城』，內部叫『租界』。一因其整齊嚴肅，一因其散落幽靜。證之事實，『紫禁城』和『租界』兩個名詞用得也頗俏皮恰當：外部的房屋齊整，（十五間中甚至於有兩間下雨不漏水的！）租價略高，住客們自然的帶一些貴族氣象。內部呢，地勢幽僻，最好作為打牌喝酒的地方，稱為租界，信為得體。就是那半間廁所，當客人們不願見朋友或債主子的時候，也可以權充外國醫院，為好像政

客們的託疾隱遯之所。

2

關於天台公寓的人物的描寫實在是件難事：一來，住客們時來時去，除了幾位沒有以常搬家爲一種運動的習慣的，很少有一位就是一年半載的。二來，一位客人有一位特別的形體的構造，和天賦的特性；要是不偏不向的細說起來，應當給他們一一的寫起傳記來纔對。而且那一本傳記也不會沒有趣味，因爲那一個人的生命都有一種特別滋味的。裏院王大個兒的愛唱斬黃袍，外院孫明遠的小爆竹似的咳嗽，王大個兒半夜三更的唱斬黃袍，以抵抗孫明遠的連珠噉響的咳嗽……就是這些小事也值得寫一本小說。再往小裏說，崔老板的長桿大煙袋，打雜的李順的那件短袖長襟寬領缺鈕的藍布大衫，也值得描寫一回。然而，取重去輕，我們還不能不簡單着寫；雖然我們明知道天台公寓的真

象決不像我們所寫的這樣粗簡。當我們述說一個人或一件事的時候，我們耳邊應當掛着王大個兒的斬黃袍和孫明遠的咳嗽；眼前應當閃映着崔老板的大煙袋，和李順的那件在歷史上有相當價值的藍布大衫。這樣，我們或者可以領略一些天台公寓的複雜情況了。

老太太買柿子是檢大個兒的挑，歷史家寫歷史是選着紅鬍子藍靛臉的人物寫，就是小說家也常犯這路『勢力眼』的毛病；雖然小說家，比老太太和歷史家聰明一些，明知道大個兒的柿子未必不澀，紅鬍子藍靛臉的人們未必准是英雄。無論怎麼說吧，我們不能不由天台公寓全體的人物中挑出幾個來寫。

3

天台公寓的外部以第三號，五間北房當中的那一間，爲最大，公認爲天台公寓的

「金鑾殿」第三號的主人也儼然以內外部的盟主自居。

第三號的主人是天台公寓最老的住客，一部天台公寓史清清楚楚印在他的腦子裏，他的一舉一動都有所影響於公寓的大局。不但此也，第三號的主人是位最和藹謙恭的君子，不用說對朋友們虛恭有禮，就是對僕役們也輕於不說一個臟字；除了有時候茶泡的太淡，酒熱的過火，纔金聲玉振的讚美僕役們幾聲：「混蛋！」不但此也，第三號的主人是麻雀入門，二簧批評原理的著作者。公寓的客人們不單是親愛他，也很自傲的能和他這樣一位學者同居。不但此也，第三號的主人在大學，名正大學，學過哲學，文學，化學，社會學，植物學，每科三個月。他不要文憑，不要學位，只是爲學問而求學。不但此也，第三號的主人对他父母是個孝子，雖然他有比一腦子還多的「非孝」新思想。每月他至少給他父母寫兩封信，除催促匯款之外，也照例寫上「敬叩鈞安」不但此也，……

第三號的主人的姓？居百家姓的首位，趙他的名？立在論語第一章的頭上，子曰！

趙子曰先生的一切都和他姓名一致的居於首位：他的鼻子，天字第一號，尖，高，并不難看的鷹鼻子。他的眼，祖傳獨門的母狗眼，他的嘴，真正西天取經又寬又長的八戒嘴。鷹鼻，狗眼，豬嘴，加上一顆鮮紅多血，七竅玲瓏的人心，纔完成了一個萬物之靈的人，而人中之靈的趙子曰！

他不但得於天者如是之厚，凡加以人事者亦無所不盡其極：他的皮袍，從「霜降」穿過「五七國恥紀念日」，半尺來長的雪白麥穗，地道西口老羊皮。他的皮鞋，絕對新式，英國皮，日本作的，冬冷夏熱，臭聞遠近的牛皮鞋……

道德，學問，言語和其他的一切，不跟別人比較，（也沒有比較的必要。）他永遠是第一。他不要文憑，學位；有時候可也說：

「咱若是要學位的時候，不要哲學博士，不要文學博士；咱要世界第一，無所不有的總博士。」

有兩件事他稍微有一點不滿意住的房是第三號，和上學期考試結果的揭示把別人的姓名都念完，纔找到「趙子曰」三個墨飽神足的大字，有點兒不高興！然而，（然而，一大轉也）客人們都管第三號叫「金鑾殿」，自然第一號之意寓其中矣。至於名列榜末呢，他照着鏡子自己勉勵：『倒着念不是第一嗎！』於是那一點不高興一片雪花兒似的那一點，沒有立足之地了。

還有一件不痛快的事，這一件可不似前二者之容易銷滅：他的妻子在十年前，（趙子曰十五歲結婚）真是九天仙府首席的小脚美人。他在結婚後三個月，受愛情的激勵，就寫了一百首七言絕句讚揚她的一對小金蓮。現在趕巧了在隆福寺的舊書攤上，還可以花三個銅子買一本趙箸的小脚集。可是，現在的人們不但不復以窄窄金蓮爲美，反異口同聲的詆爲醜惡。於是「聖之時者」的趙子曰當然不能不跟着人們改換了「美」的觀念。他越看東安市場照像館外懸着的西洋裸體美人畫片，他越傷心家中貯藏着的

那支小醜。

他本是個海闊天空，心懷高朗的學者，所以他只誠實的賞識真的美，只勤懇的搜求人生的真意，而不信任任何鬼氣瀰漫的宗教。不幸，自從發覺了他那『頭』，或者說那『匹』妻子的短處以後，他懊悔的至於信了宗教以求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他的信仰物，非佛，非馬克司，更非九尾仙狐，而是鐵面無私的五殿閻君。牌餘酒後，他覺得非有些靈魂上的修養不可，他真的秉着虔誠，匍匐在地的禱告起來：

『敬求速遣追魂小鬼將賤內召回，以便小子得與新式美人享受戀愛的甜美！閻君萬歲啊！』

禱禱之後，他心中輕快了許多，眼前光明了許多，好似他的靈魂在七寶蓮池中洗了一層澡。他那個小腳冤家，在他半閉着的眼中，像一條黑線似的飛向地獄去了；然後金光萬道，瑞彩千條，無數的維新餛子從天上飄然而降，他的心回復了原位，周身的血脈流的

趙子曰

一〇

順了故轍，覺得眼前還有一盞一百二十燭力的西門子電燈，光明希望！他從無聊之中還要安慰自己：「來吧！再爽快爽快！」於是「金鑾殿」中兩瓶燒酒由趙子曰的兩片厚嘴唇熱辣辣直刺到他靈魂的深處！

可憐的趙子曰！

第二

1

第三號差不多是天台公寓的公衆會議廳：一來是趙子曰的勢力所在，號召得住。二來是第三號是全公寓中最寬綽的房子。

第三號的聚談和野樹林一樣：遠看是綠叢叢的一片，近看却松，槐，榆，柳各有特色；同樣，他們的談話遠聽是一羣醉鬼奏樂，亂吵；近聽却各有獨立不倚的主張與論調：

「你說昨天雞鳴，白板釘車」釣的多麼顯！地上見了一張——」

第一條沒有說完，第二位：

「店主東，黃驢馬的馬字，不該要花腔兒呀！譚叫天活着的時候——」

第二位沒說完，第三位：

「敢情小翠和張聖人裂了鍋啦！本來嗎——」

第三位沒說完，第四位：

「你們想，我入文學系好，還是哲學系好？我的天性近——」

第四位沒說完，大家一齊喊：

「莫談學事！」

第三號的聚談如此進行，直到大家的注意集中於一點，第三號的主人開始收拾茶碗，墨盒，和旁的一切可以用作武器的東西。因為問題集中的時候，茶碗墨盒便要飛騰了。

第三號的主人到不准是膽子小怕流血，却是因為茶碗摔碎沒有人負責賠償。

第三號的聚談，憑良心說，也不是永遠如此，遇到國家，社會，學校發生重大事故的時
候，大家也真能和衷共濟的討論救濟的方法。不幸，就是有時候打起來，第三號的主人也
甘心為國家，社會而犧牲幾個茶碗。

2

夜深了，若不是鐘鼓樓的鐘聲咚咚的代表着寒酸貪睡是北京說夢話，北京城真要
像一支大死牛那麼靜寂了。鬼似的小風捲着幾片還不很成熟的雪花，像幾個淘氣的小
白蛾在電燈下飛舞。雖然只是初冬的天氣，却已經把站街的巡警凍得縮着脖子往避風
閣裏跑了。

這種靜寂在天台公寓裏是覺不到的，因白天在講堂上睡足了覺的結果，住客們不

但夜間不困，而且顯着分外精神。王大個兒的斬黃袍已從頭至尾唱了三遍。孫明遠爲討王大個兒的歡心，聲明用他的咳嗽代替喝彩。裏院裏兩場麻雀打得正歡，輸急了的狠命的摔牌，贏家兒微笑着用手在桌沿上替王大個兒拍板。外院南屋裏一位小鼻子小眼睛的哲學家，和一位大鼻子大眼睛的地理家正辯論地球到底是圓的還是方的。兩位的辯論毫無結果，於是由這個問題改到討論：到底人們應當長大鼻子大眼睛，還是小鼻子小眼睛……

只有北屋裏的方老頭兒安穩的睡熟了，只有他能在這種環境下睡的着，因爲他是個聾子。

第三號裏八圈麻雀又完，開始會議關於罷課的事情。趙子曰坐在床上，臀下墊着兩個枕頭。床沿上坐着周少濂，武端。椅子上坐着兩位：莫大年和歐陽天風。

天台公寓住着有三十上下位客人，現在第三號的會議却只有此五位：一來因爲客

人們并不全屬於一個大學；二來縱然同是一個大學的學友，因省界，黨系之不同，要是能開超過十個人以上的會議，也顯着於理不合。

周少濂是位很古老的青年，彎彎的腰像個小銀鈎蝦，瘦瘦的一張黃臉像個小乾橘。兩支小眼永遠像含笑，鼻尖紅着又永遠像剛哭完。這樣似笑不笑，似哭非哭的，叫人看着不能起一定的情感。細嫩的嗓音好似個七八歲的小姑娘，可是嗓音的難聽又決不是小孩子所能辦到的。眉上的縐紋確似有四五十歲了，嘴唇上可又一點鬍子碴沒有。總之，斷定他至小有七歲，至大有五十，或者沒有什麼大錯兒。他學的是哲學，可是他的工夫全用在作新詩上。他自己說：他是以新詩來發表他的哲學。不幸，人們念完他的新詩，也不知爲什麼就更糊塗了。他張口便是新詩，閉口便是哲學，沒有俏皮的詩句，該他說話的時候也不說，有漂亮的詩句，不該他說話的時候也非說不可。現在他穿着一件灰布棉袍，罩着一件舊藍嗶嘰的西服上身。這樣不但帶出幾分「新」的味道，而且西服口袋多，可以多